

领导干部

读经典

吴梅 論曲

重读经典

丰富思想

提升境界

增强修养



长征出版社

领导干部

读经典

吴梅談曲

重读经典

丰富思想

提升境界

增强修养



长征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吴梅谈曲/吴梅著. —北京: 长征出版社, 2008. 8

(领导干部读经典)

ISBN 978 - 7 - 80204 - 467 - 8

I. 吴… II. 吴… III. ①戏曲 - 研究 - 中国 ②杂剧 - 文学研究 - 中国 - 古代 ③散曲 - 文学研究 - 中国 - 古代 IV. J82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9748 号

---

书 名: 吴梅谈曲

作 者: 吴 梅

责任编辑: 樊易宇

特约编辑: 李 强

装帧设计:  张合涛

出版发行: 长征出版社

总 经 销: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 100832

电 话: (010) 68586781

---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62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04 - 467 - 8

---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 出版说明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指出：个体自我的每一次伟大的提高，都源于同古典世界的重新接触。意大利文学家卡尔维诺说：经典是那些正在重读的书，经典是常读常新的书。《领导干部读经典》正是这样的一些为领导干部精心辑选的书。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代经典作品中蕴藏着富民强国的丰富智慧，也有许多值得后人反思和汲取的经验、教训，这些都应成为现代领导干部执政为民的宝贵财富。前人提倡的人本思想、民本思想，对今天我们所倡导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镜鉴和启迪作用。除此之外，精忠报国、捐躯济危的爱国情怀，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气节操守，自强不息、精进向上的积极人生，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求是精神，温良恭俭、己欲达而达人的人间关爱，厚德载物、不涓细流的博大胸襟，允公允能、以德帅才的用人标准，清正廉洁、克勤克俭的为官之道，如临如履、朽索驭马的防腐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幸福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等，都是现代领导干部应该汲取的精神财富。

《领导干部读经典》辑选晚近人文精粹，为领导躋索“价值”和“判断”提供治国理政的思想，是一套值得温故知新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丛书。

《领导干部读经典》系列丛书共 41 种，所选诸书均为晚近大师名家之作，亦择其精善之版本。丛书下又分有若干系列，如文学艺术类丛（16 种）、历史类丛（6 种）、思想史类丛（9 种）、十六讲系列（7 种）、历史人物类丛（3 种）。是编为文学艺术类丛。为方便领导干部从上述角度阅读参考，对原著名称有更动，具体如下：王国维、蔡元培、鲁迅讲红楼（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蔡元培《石头记》索隐、鲁迅《清人之情小说》）、闻一多、李维谈唐诗（闻一多《唐诗杂论》、李维《诗史》）、朱自清谈经典（《经典常谈》）、郑振铎谈文学（《中国文学史》）、鲁迅讲小说（《中国小说史略》）、陈柱讲散文（《中国散文史》）、陈衍谈诗话（《石遗室诗话》）、朱自清说诗（《诗言志辩》）、薛砺若谈宋词（《宋词通论》）、王国维讲词曲（《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吴梅讲词（《词学通论》、《霜崖词录》）、吴梅谈曲（《中国戏曲概论》、《顾曲麈谈》）、郑昶说画（《中国画学全史》）、郑午昌讲美术（《中国美术史》）、柳诒徵讲文化（《中国文化史》）、赵汝珍讲古玩（《古玩指南》）。

书后所加“编后记”对著者爵里、版本流布、各界评论均有说明，以期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南。因所收诸书原版本大多为繁体文本，在其流布过程中，难免出现版本差异、文字错讹等现象，为方便读者，做了如下整理工作：

（一）所选著作，以其原始版本为底本，尽量搜求不同版本，分别校勘，择善而从。

(二) 校勘中，只校是非，不校异同。凡底本脱衍讹倒而他本不误者，据他本勘正，并出校记。

(三) 凡笔画小讹，不见字书，显系误刻者，一律径改，不出校记；凡日曰淆乱，己巳巳混同，戊戌戌不分，一律径改，不出校记。

(四) 一般不用理校方法径改原文。确有把握且非改不可者，改后出校记说明。

(五) 繁体字改为通行的简体字，但容易引起误解的人名、地名用字，仍保持原貌；习见的异体字、通假字，原则上保持原貌。

(六) 个别著作的一些观点、提法等，明显带有时代局限性，为保持原著的完整，本次出版，极少删改。相信读者自会明析，取其之长，舍其之短。

(七) 标题层次也多与原版本近似。

(八) 标点符号用法，多依从作者习惯，除个别明显排印有误之外，均未予改动。

(九) 插图过程中，尽量选择文物照片、明清画本或刻本当中的图片，以期全面展示历史的风貌。

(十) 图注参考有《辞海》等权威工具书，皆有据可查、文字精练、尽量使用专业术语。

编选这样较大规模的丛书，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方家学者不吝指正。

# 目 录

出版说明..... 001

## 上部 顾曲麈谈

第一章 原 曲 .....	002
第一节 论宫调.....	006
第二节 论音韵.....	020
第三节 论南曲作法.....	028
第四节 论北曲作法.....	038
第二章 制 曲 .....	059
第一节 论作剧法.....	059
第二节 论作清曲法.....	080
第三章 度 曲 .....	083
第四章 谈 曲 .....	096

## 下部 中国戏曲概论

第一章 卷 上 .....	142
第一节 金元总论.....	142
第二节 诸杂院本.....	143
第三节 诸宫调.....	154

第四节 元人杂剧.....	158
第五节 元人散曲.....	167
<b>第二章 卷 中.....</b>	<b>173</b>
第一节 明总论.....	173
第二节 明人杂剧.....	174
第三节 明人传奇.....	182
第四节 明人散曲.....	198
<b>第三章 卷 下.....</b>	<b>202</b>
第一节 清总论.....	202
第二节 清人杂剧.....	205
第三节 清人传奇.....	213
第四节 清人散曲.....	225
<b>编后记.....</b>	<b>228</b>

上 部

## 顾曲麈谈

曲也者，为宋金词调之别体。当南宋词家慢近盛行之时，即为北调榛莽胚胎之日。王元美《艺苑卮言》云：“金源入主中原，旧词之格，往往于嘈杂缓急之间，不能尽按，乃别创一调以媚之。”观此即为北调之滥觞。沿至末年，世人嫌其粗卤，江左词人，遂以缠绵顿宕之声以易之，而南词以起。

# 第一章 原曲

余十八九岁时，始喜读曲，苦无良师以为教导，心辄怏怏。继思欲明曲理，须先唱曲，《隋书》所谓“弹曲多则能造曲”是也。乃从里老之善此技者，详细问业，往往瞠目不能答一语，或仅就曲中工尺旁谱，教以轻重疾徐之法，及进求其所以然，则曰：“非余之所知也，且唱曲者可不必问此。”余愤甚，遂取古今杂剧传奇，博览而详核之，积四五年，出与里老相问答，咸骇而却走，虽笛师鼓员，亦谓余狂不可近。余乃独行其是，置流俗毁誉于不顾，以迄今日，虽有一知半解，亦扣槃扪烛之谈也。用贡诸世，以饷同嗜者。

曲也者，为宋金词调之别体。当南宋词家慢近盛行之时，即为北调榛莽胚胎之日。王元美《艺苑卮言》云：“金源入主中原，旧词之格，往往于嘈杂缓急之间，不能尽按，乃别创一调以媚之。”观此即为北调之滥觞。沿至末年，世人嫌其粗卤，江左词人，遂以缠绵顿宕之声以易之，而南词以起。（如《拜月》、《琵琶》之类是也）此南北曲之原始也。北主刚劲，南主柔媚。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宜和

歌，南宜独奏。魏良辅所论《曲律》，极有见解，宜恪守之。

尝疑古今曲家，自金源以迄今日，其间享大名者，不下数百人，所作诸曲，其脍炙人口者，亦不下数十种。而独于填词之道，则缺焉不论，遂使千古才人欲求一成法而不可得。于是宗《西厢》者，以妍媚自喜，宗《琵琶》者，以朴素自高，而于分宫配调、位置角目、安顿排场诸法，悉委诸伶工，而其道益以不彰，虽有《中原音韵》及《九宫曲谱》二书，亦止供案头之用，不足为场上之资。暗室无灯，何怪乎此道之日衰也。系深思其故，乃知有一大病也。其病维何？曰务求自秘而已矣。从来文章之事，就其高深言之，各有见到之处，父不能传诸子，师不能传诸弟，此固难言，不足深责。惟规矩准绳，必须耳提面命，才能有所步趋。今一切不讲，使人暗中扪索，保无有歧误之事？在秘而不宣者，以为填词之法，非尽人所能，且此法无人授我，我岂肯独传于人，宁箝吾舌，使人莫名其妙，而吾略为指点之，则人将以关、马、郑、白尊我矣，此所以迄无成书也。凡存此心者，不外乎鄙吝二字。夫文章天下之公器，非我之所能独私，何必靳而不与至如是哉！余少时即经过此难，遍问曲家，卒无有详示本末者，故至今日，再不敢缄默以误世人，遂将平生所得，倾筐倒箧而出之，使人知有规矩准绳，而不为诵读所误，虽元人复起，亦且韪吾言也。

填词一道，世人皆以为难，顾亦有极乐之处。今请先言其难。诗古文辞，专在气韵风骨，世之治此者，求其工稳，与汉、魏、唐、宋作家争衡，固非易事。若论入手之始，仅在平仄妥协而已，况高论汉魏者，有时平仄亦可不拘，是其难在胎息，不在格律之间也。曲则不然，平仄四声而外，须注意于清浊高下，字



之宜阴者，不可填作阳声，字之宜阳者，又不可填作阴声。况曲牌之名，多至数百，（见后第一节“论宫调”内）各隶属于各宫调之下，而宫调之性，又有悲欢喜怒之不同，则曲牌之声，亦分苦乐哀悦之致。作者须就剧中之离合忧乐而定诸一宫，然后再取一宫中曲牌联为一套，是入手之始，分宫配角，已煞费苦心矣。及套数既定，则须论字格。所谓字格者，一曲中必有一定字数，必有一定阴阳清浊，某句须用上声韵，某句须用去声韵，某字须阴，某字须阳，一毫不可通借。如仙吕调之〔长拍〕，其第六句共四字，而此四字又必须全用上声，故吴石渠用“我有斗酒”，万红友用“只我与尔”，洪昉思用“两载寡侣”，蒋心馀用“睨皖好鸟”，盖不如是则不合也。又如商调之〔集贤宾〕，其第一句必须用平平去上平去平，故陈大声用“西风桂子香正幽”，李玄玉用“三春夜短花睡浓”，袁于令用“愁魔病鬼朝露捐”，吴骏公用“晴窗凭几倾细茶”。诸如此类，谓之字格。至于用韵，尤宜谨严。盖曲中之韵，既非诗韵，又非词韵，其间去取分合，大抵以入声分派三声，而各将一韵分清阴阳，以便初学之检取。如世传之《中原音韵》与《中州音韵》皆是也。（详见后第二节“论音韵”）惟作者必须恪守韵律，不可彼此通借。《琵琶记》之《廊会》合歌罗、家麻为一，《玉簪记》之《琴挑》合真文、庚青、侵寻为一，在古人犹有此失，可不慎诸？是故作曲者为音律所拘缚，左支右绌，求一套之中无支离拙涩之语，已是十分难事，而欲文字之工，足以与古作者相颉颃，不且难之又难哉！今之曲家，往往以典雅凝练之语，施诸曲中，虽觉易动人目，究非此道之正宗。曲之胜场，在于本色。试遍看元人杂剧，有一种涂金错采，令人不可句读否？惟明之屠赤水所作《昙花》、《彩毫》诸

记，喜搬用类书，至今藉为口实，黄韵珊至比为房科墨卷，确是至言。然则配调、填字、协韵而外，尤须出以本色，何其难也。调得平仄成文，又恐阴阳错乱，配得宫调合律，更虞字格难谐，及诸般妥帖，而出语苟有晦涩，又非出色当行之作。黄九烟云“三仄应须分上去，两平还要辨阴阳”，岂知所论犹未尽乎？故论其难，几令人无从下笔。论其乐事，即亦有不可胜言者。自来帝王卿相，神仙鬼怪，皆不可随意而为之，古今富贵寿考，如郭令公者，能有几人？惟填词家能以一身兼之。我欲为帝王，则垂衣端冕，俨然纶綺之音；我欲为神仙，则霞佩云裙，如带朝真之驾。推之万事万物，莫不称心所愿，屠门大嚼，聊且快意。士大夫伏处蓬庐，送穷无术，惟此一种文字，足泄其抑塞磊落不平之气。借彼笔底之烟霞，吐我胸中之云梦，不亦荒唐可乐乎？且词曲之间，亦有较他种文字略宽者。例如作一赋，通篇不能重韵，而曲则不妨。如仙吕〔点绛唇〕、〔混江龙〕一套，其间所用之曲，不过十八支，而前曲所押之韵，后曲不妨重押。又诗古文辞，一篇中总须一意到底，而曲则视全出之关目，以为变化，白中如何说法，则曲亦如何做法。往往前曲与后曲，未必可以连属者，此亦无害。是曲律虽严，亦有可以通融之处也。第就愚见论之，凡作曲切不可畏其难，且愈难愈容易好。余尝为陈佩忍去病题《徐寄尘女史西冷悲秋图》，图为悲秋瑾而作者，余用越调〔小桃红〕一套，其中〔下山虎〕，固举世所谓难作者也。《幽闺记》〔下山虎〕原文云：“大家体面，委实多般，有眼何曾见。懒能向前，他那里弄盏传杯，恁般腼腆，这里新人忒煞虔。待推怎地展？主婚人，不见怜，配合夫妻事，事非偶然。好恶因缘总在天。”曲中“大”字，及“懒能向前”句，“待推怎地展”句，



“事非偶然”句，四声一字不可移易，可谓难矣。余词云：“半林夕照，照上峰腰，小冢冬青少。有柳丝数条，记麦饭香醪，清明拜扫，怎三尺孤坟也守不牢！这冤怎样了？土中人，血泪抛，满地红心草。断魂可招，你敢也侠气英风在这遭。”以较原文，似乎青出于蓝，可见天下无难事也。

## 第一节 论宫调

宫调之理，词家往往仅守旧谱中分类之体，固未尝不是。但宫调究竟是何物件，举世且莫名其妙，岂非一绝大难解之事。余以一言定之曰：宫调者，所以限定乐器管色之高低也。何也？即以笛论，笛共六孔，计有七音，今人按第一孔作工，第二孔作尺，第三孔作上，第四孔作乙，第五孔作四，第六孔作合，而别将第二第三两孔按住作凡，此世所通行者，曲家谓之小工调。笛色之调有七：曰小工调（即上文所言者）、曰凡字调、曰六字调、曰正工调、曰乙字调、曰尺字调、曰上字调。此七调之分别，以小工调作准。所谓凡字调者，以小工调之凡字作工字也，凡作工字，工作尺字，尺作上字，上作乙字，乙作四字，四作合字，合作凡字是也。所谓六字调者，以小工调之六字作工字也，六作工，凡作尺，工作上，尺作乙，上作四，乙作合，四作凡是也。所谓正工调者，以小工调之五字作工字也，五作工，六作尺，凡作上，工作乙，尺作四，上作合，乙作凡是也。所谓乙字调者，以小工调之乙字作工字也，乙作工，五作尺，六作上，凡作乙，工作四，尺作合，上作凡是也。所谓尺字调者，以小工调之尺字

作工字也，尺作工，上作尺，乙作上，四作乙，合作四，凡作合，工作凡是也。所谓上字调者，以小工调之上字作工字也，上作工，乙作尺，四作上，合作乙，凡作四，工作合，尺作凡是也。笛共六孔，而所用有七调，是每字皆可作工，此即古人还相为宫之遗意。今曲中所言宫调，即限定某曲当用某管色。凡为一曲，必属于某宫或某调，每一套中，又必须同是一宫或一调。若一套中前后曲不是同宫，即谓出宫，亦谓犯调，曲律所不许也。（顾亦有所变化，详后）今且将六宫十一调之名备列之。

（一）六宫：仙吕宫、南吕宫、黄钟宫、中吕宫、正宫、道宫是也。

（二）十一调：大石、小石、般涉、商角、高平、歇指、宫调、商调、角调、越调、双调是也。

今再将笛中管色分配之，则览者可知其运用矣。

（三）小工调：仙吕宫、中吕宫、正宫、道宫、大石调、小石调、高平调、般涉调属之（中有彼此互见者，即两调可通用也）。

（四）凡调：南吕宫、黄钟宫、商角调、仙吕宫属之。

（五）六调：南吕宫、黄钟宫、商角调、商调、越调（亦可小工）属之。

（六）正工调：双调属之。

（七）乙字调：双调属之。

（八）尺调：仙吕宫、中吕宫、正宫、道宫、大石调、小石调、高平调、般涉调属之。

（九）上调：南吕宫、商调、越调属之。

就上所述论之，则各宫各调之管色，可一览知之矣。或曰：古言律吕，皆指阳律（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黄

钟)、阴吕(大吕、应钟、南吕、林钟、中吕、夹钟)而言,如子之说,仅有黄钟、南吕、中吕,其他一概不及者何也?且仅以笛色分配各宫,而不言隔八相生之理,又何也?曰:子所言者,律学也。余所论者,曲中应用之理,就其所存者言之,不敢以艰深文浅陋也。古今论律者,不知凡几,求一明白晓畅者,十不获一。余于律吕之道,从未问津,苟以一知半解,而谬谓洞明古今之绝学,自欺欺人,吾不能,非不为也,故止就曲中之理言明之。盖曲与律,是二事,曲中之律,与吾子所言之律,又是二事,混而为一,此古今论者,文字愈多,而其理愈晦也。

南北曲名,多至千余,旧谱分隶各宫,亦有出入。词家不明分宫合套之道,出宫犯调,不一而作,曲文虽佳,不能被入管弦者,职是故也。南词自沈宁庵《九宫谱》出,度曲家始有准绳,北曲则直至《大成谱》出,尚无确切之规矩。余为近日词家立一准的,爰取各曲所属之宫调,详列于下(合套诸法,见后第三、第四两节):

(一)仙吕宫所属诸曲:北曲则为〔端正好〕(正宫内不同)、〔赏花时〕、〔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村里迓鼓〕(亦入商调)、〔元和令〕(亦入商调)、〔上马娇〕、〔游四门〕、〔胜葫芦〕、〔后庭花〕(亦入中吕调)、〔河西后庭花〕、〔柳叶儿〕(与黄钟不同)、〔寄生草〕、〔青哥儿〕、〔哪吒令〕、〔鹊踏枝〕、〔六么序〕、〔醉扶归〕、〔金盏儿〕(与双调〔金盏子〕不同)、〔醉中天〕、〔雁儿〕、〔一半儿〕、〔忆王孙〕、〔玉花秋〕、〔四季花〕(亦入商调)、〔穿窗月〕、〔八声甘州〕、〔大安乐〕、〔双燕子〕(即商调〔双雁儿〕)、〔翠裙腰〕、〔六么遍〕(亦入中吕)、〔上京马〕、〔绿



元杂剧选集《古杂剧·汉宫秋》第四折插图